

冬雨

□刘伯毅

冬天盼望的是下雪,雪花飘来了童话世界,给人浪漫的诗意,但雪是一个尊贵的客人,请来不易,常常不清自来的是冬雨。当人们还在回味秋天的绚丽色彩时,冬雨已悄然而至,而且一下就是数天。

冬雨的外在形式有点像春雨,柔软、飘逸,像鹅毛、像柳絮,不疾不缓,细细密密,它下得瑟缩,冷清。在低温的日子里,在叶子大多落下的萧条中,在路灯冷冷的光照下,冬雨点点滴滴尽是寒。冬天最尊贵的客人是太阳,有着金色温暖的阳光,冬雨来了,太阳和阳光没了,人们添了衣服缩着脖子,开汽车的还好,骑电瓶车的还是觉得冷,心里面有委屈,特别是需要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。

“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。”我总觉得陆游这诗应该写在秋夜里,冬雨没有这样铿锵作响的豪迈。冬雨是安静的,雨声也细若无物,几近于无,细细的雨丝扭曲着身子斜斜地飘在地上,下得满街泥泞,下得阴冷湿重。在冬雨的笼罩下,往日里一切的喧嚣都归于沉寂,远处的田野,近处的楼宇,路边的一草一木都受了冬雨的影响,失去了生动的表情,默默地不出声。即使泛着光,也是一副可怜相。

田野里的庄稼已收割完毕,我常散步的那块田地,只留下一行行一列列参

没有黑板的“课堂”

□夏俊山

邻居的小女孩读一年级,妈妈要求她记住“人在课堂,专心听讲。注意黑板,作业莫忘”。我想,就学习而言,这位妈妈的心中,课堂、黑板、作业一定占据极重要的位置。想到几十年前,我记忆深刻的学习,恰恰是在没有黑板的“课堂”。

那是1976年年底,我幸运地进入了海安县新海公社供销社。李东本主任安排我到王坚手下,收购土杂废品。

那时的乡镇供销社,门面最耀目的是百货门市部。因为商品紧俏,针棉织品、茶糖烟酒等许多商品都凭票供应,营业员上班后,坐在玻璃柜台后,干净又体面。生产资料部也不错,肥料、农具等都是等人来求购,从来不愁销路。到了土杂废品收购部,王坚师傅交代我:“收购羊皮、毛皮,你把握不准。你就以收购废铁、废纸、酒瓶、酱油瓶、牙膏壳、鸡肝皮、旧塑料等为主。”20岁出头,正是谈恋爱的年龄,偏让我每天跟各种废品打交道,干供销社最脏最乱的工作,我有些不乐意。

一天,在县城工作的父亲来看我,我跟他讲了心中的不快。父亲沉默了一阵,盯着我说:“你是希望我找李主任,把你调到百货柜吗?这办不到。你这么年轻,不从低处开始做,难道让年纪大的从低处做起?在低处干得好,才可往高处去。我就是从学徒开始的。”

父亲的话,我想了很久。越想越觉得有道理。在供销社,数我年纪轻资历浅,不干最脏最累的活,难道让年长的来干?气顺了,干什么人都踏实多了。很快,我就体会到,收废品是不能懒散的。卖废品的,多是忙碌的农民,我手脚麻利算账快,能节约他们的时间。收来的废品乱堆乱放,既占场地也难看,闲下来就琢磨怎么分类堆放,节约了场地,看上去感觉也好。有人说过,做人有两点,全世界都欢迎,这就是勤劳和诚实。就让我从勤劳和诚实做起吧。

转眼已是1977年。天,依然冷。下午,快下班了,一位农民却敞开衣服,闯了进来。他挑了一担废品,我收下后,发现有一个锈蚀的很大的铁构件,里面有一块发黑但没锈,可能是其他金属。我指出后,农民说:“其他金属也不会比铁便宜,我还要回家,随你怎么算吧。”我按废铁计价,算完账就下班了。

第二天上班,我把铁构件放在阳光下,用铁锤狠敲没锈的部分,竟看到了铜的光泽。哦,真是铜,氧化发黑了。废铜

参差不齐的稻茬以及几堆草垛。如果时光倒流,回到我小时候,这些稻草是宝贝,把它担回家。一部分盖在房子上,为主人遮风挡雨;一部分垫在床上,为亲人温暖寒冬;剩下的用作燃料,烧熟一日三餐。而现在,它们也淋着雨,和人的心情一样,肯定不爽。

仔细想想,冬雨并没有什么错,它同样是大自然和人类不可缺少的朋友。冬雨,虽有雪一般的莹、冰一般的坚、霜一般的寒,但它同样渗透着大地,浸润着万物,摧毁着枯朽,鼓舞着新生。许许多多人在冬天孕育的芽,蜷曲的根,蛰伏的冬虫,飞翔的候鸟,都在冬雨中,汲取着营养,积聚着力量,等待生命新一轮的躁动。而人呢,也会因冬雨,少出门多享受家庭的温馨,会因为冬雨的寒冷更渴望接受和付出热乎乎的爱。“从前的日子变得慢/车、马、邮件很慢/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”,诗人木心的这句诗,真适合冬夜的雨天读,诗的意境跟这冬雨,跟这氛围很吻合,好像时间被爱包裹了。

回味人的一生也像四季,也会有春夏秋冬,也会有起起落落,也会有晴天雨天,但人生应该积极乐观,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追梦人。或许这可以抵御的寒冷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从内心里散发出的寒意,就像这冬雨一样,尽管下的时候寒冷,但再往前走,就是润如酥的天街小雨了,就是沾衣欲湿的杏花雨了,就是万紫千红的春天了。

比重大,回收价差不多是废铁的10倍。这个铁构件不知道是什么机械上的,我找来撬棍,又是撬,又是用铁锤狠砸,直到头上冒热气,才把那块废铜弄下来,一过秤有两斤多。怎么处理这块废铜呢?王坚说:“来卖废品的人,我认识。他也是走村串户当废铁收购来的。你就开张收购废铜的票,算自己的吧。”

王坚说的真心话,还是在试探我?不管别人怎么想,做人要诚实,具体到做生意,不就是要诚信吗?这些念头闪过,我对王坚说:“既然是收废品的,他还会来卖的。这便宜我不占,还是等卖废品的再来,算给人家吧。”

后来,一些收废品的都乐意把废品买给我。天天收废品,我发现了一些可以据为己有的“宝贝”:收购的废书中,有一些毁掉实在可惜,我用自己的旧书本把它换下来,放在宿舍里有空就读。读过了,不想要了,再用它换新的“宝贝”,有的书实在喜欢,就以废纸价买下来。等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,我已读了不少书,也积累了不少书。其中一些书就源自供销社的废品收购。

我没有返校复习,没有去读突然火起来的“高复班”,参加高考后却拿到了高校的录取通知书。有人问我,你考得这么好,是在哪儿学习的呀?思考后,我告诉他:我在学校时,学了一些知识;离开学校后,在新海供销社也学了不少。

“在供销社,能学什么呀?”问的人不以为然,我也没多解释。我知道,他没有我这样的经历,就不会有我这样的体会。能理解我的回答的,也许只有我父亲,他18岁参加革命,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商业部门工作。他知道,儿子在乡镇供销社收购废旧物品,既为穷困的农民增加了微薄的收入,也为保护环境作出了贡献。更重要的是,社会大课堂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阶段,儿子在供销社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。新海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,那可是没有黑板的“课堂”啊,在这样的“课堂”,可以学到为人处世,可以学到善恶成败……



冬日晨韵

孙镜福

西乡牧马河(外一首)

□李新勇

金牛镇戍四时清,牧马河边瑞气盈。
山恋冬云作鱼卧,水连天碧入楼行。
客怀诗兴逢烟墨,世事人情验友名。
且听波前多唱和,禽飞往复似泉声。

钓鱼

□黄红卫

我打定主意去找水堂。
之前几次电话给水堂,不提钱的事不说其他,只邀水堂一起去钓鱼。水堂总是敷衍,要么身在外地要么没工夫。
城东到城西,一路绿灯也要个把小时。我来这座城市时,水堂尚在苏北老家,看我稳住了市场,也动了南下的念头。其实我起步比水堂晚,启动资金多亏水堂出手相助。我与水堂一个村,同年同月生,捉知了,捣马蜂,偷红薯……有事没事好事坏事黏一起,不善读书不勤劳作,独独迷恋钓鱼。

那个春天,究竟哪年春天记不得了,反正桃花又开了河水又暖了麦子又抽穗了蜻蜓又飞来了。水堂约我去钓鱼。水堂说梦到钓到一条抱都抱不动的鱼。水堂替我算过一笔账,一辆自行车起码用二十条大鱼换。
水堂有辆吱吱嘎嘎的自行车,到哪儿都带着我。

想钓大鱼只有去龙潭。龙潭离家几十里,偏僻,荒凉,除了起伏的芦苇、盘旋的水鸟,看不到一点烟火气。
将近一时辰,只钓上几尾倒霉的小鱼小虾,没有梦中的大鱼。正想说撤退,却听水堂发出“啊”的一声。我忙看过去,只见水堂已扑进水里。我吓一跳,龙潭是白龙洗澡之地,据说水深不可测。

果然,水堂扑腾扑腾便迅速下沉,眼看淹过脖根,水堂挥舞手臂喊了声“救命”。我一激灵,连鞋带袜扎了下去。我什么都玩不过水堂,唯戏水让他甘拜下风。

事后许多年,水堂仍心有余悸,说拖他下水的是条大鱼,一条比我两个头还大的鱼!

手头宽绰后,我去找水堂还启动资金。水堂说不用,这笔钱算你股份。水堂兴致勃勃,告诉我正在打龙潭的主意。看来,水堂念念不忘那条比我俩的个头还大的鱼。

我表示不感兴趣。
水堂说你会后悔,一旦打造成功,可是苏北最大的以垂钓为主的休闲农庄。

“农庄可以搞,苏北最大恐难以逾越。再说龙潭是块烫手山芋,好搞的话轮不到你水堂。”我这样想也这样提醒,水堂说我多虑。

大概过了两年,水堂发来消息,称前期不容易,铺垫太多,过五关斩六将,现在各项工作终于完成,准备择日开工。

我猜水堂一定花掉好多好多银子。但是哪有办事不花钱的。
过不了多久,有风声传过来说龙潭工程事故

茶美西乡

水流洗濯米仓山,谁种千峰万树繁。
天阔叶开波色瘦,风清露浅鹤毛寒。
雕梁隐隐传神笔,画栋翩翩接善兰。
我欲从君酬往事,细寻题榜作阑干。

频发。我打电话给水堂,水堂说别信,一些人巴不得我水堂搞垮。我想不出“一些人”是哪些人。又过不多久,有消息传过来说龙潭工程面临停滞,水堂正四处筹钱。不等我打电话,水堂电话过来了,我主动说:“那五十万启动资金该归你名下了。”水堂说:“有什么用,五百万也不够,家底全赔进去了。”

我替水堂担心,问他人在哪里?水堂说在苏北,哪里跌倒哪里爬起。为了农庄,水堂把苏南的生意甩给了老婆。

我说:“咱俩好久好久没一块儿钓鱼了,约个时间。”水堂想了想,同意了。

我老家有口小河塘,多年前把它改造成了鱼塘,曾有人出高价租赁,我不愿意。我是个恋旧的人,包括烂漫的桃花、青青的麦苗、清澈的河水、飞舞的蜻蜓。

将近一时辰,水堂没钓到一条像模像样的鱼。我话归正题,劝水堂回苏南,该做什么做什么。水堂抖动着鱼竿:“你到底借不借?”

我不好说你老婆找过我,说借钱给你等于害你。面对水堂,我真说不出不借的理由。

我说你到底在做什么?什么生意能让你起死回生?水堂扭过脸,脊背对着我:“反正不是贩毒。”

一路红灯,等踏上城西街头,将近中午。之前听说水堂因身体原因暂住苏南,究竟在哪?连他准备离婚的老婆也不清楚。我忽然觉得被水堂骗了。可是,他骗我了吗?距离上次钓鱼整整五年,期间,水堂从未主动找过我,倒是我,一次又一次呼他,仿佛水里的鱼,游来游去寻找美味的鱼饵。

我重新对着手机:“水堂你到底在哪里?”水堂说:“别约我了,不就五十万,犯不着牵肠挂肚。”我说过,面对水堂我说不出不借的理由,更别说少于五十万。

我说:“龙潭工程又上马了。”水堂说:“不上马才奇怪,都怪咱钓鱼水平不高。”我说:“随你水堂信不信,我想帮你。”据我所知,各路债主正联合告水堂,案件成立的话,他将面临牢狱之灾。

水堂“切”地笑了起来:“帮你那个朋友去吧。那个朋友给了你下了什么鱼饵承诺你多少股份?真看不出,原来你是条大鱼呀!”

我恨不得扇自己五百耳光。我承认是个酒鬼,被几杯茅台灌走了内情,让居心不良的朋友钻了空子。

事到如今,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我对着手机其实对着虚无说:“我愿意自己是条大鱼,一条像当年那样拖你水堂下水的大鱼。”